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主子

襄

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

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姦自殺）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

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

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文穎曰音爼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

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隂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奅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

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

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

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

槖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

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一亦作剽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

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遬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
國輜重人衆慴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
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
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
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
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

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

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戸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戸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幽奴以為號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戸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

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

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顏文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徐廣曰一云篇訾為煇渠侯禽棃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烏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

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驍誰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戸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

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将軍令武剛車自環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葢謂之武剛車也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

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顔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别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

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絶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比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

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籍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粮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

軍獲王以千二百户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户封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

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諡哀侯無子絶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

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

餘級一與單于戰取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将軍再從大将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将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将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将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将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将軍出代從三歲為将軍從大将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将軍其後常為

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

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大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

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

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横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禄勳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

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　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鏡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

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

病不節儉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
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
上大說之二歲中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
庭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甞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

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

案漢書高成之平津侯也弘為人意忌外寛内深諸甞與弘有郤者雖佯與善隂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飯故人所善賔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禄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

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葢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瘉小疾不以時愈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

日年八十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賔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閲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一作斥鹹鹵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略地於邉闢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葢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将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邉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

孰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曽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徳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

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

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

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

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邉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

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

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

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

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禄韋昭曰監御史名禄也

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渠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

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於霸主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

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

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它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

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馬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

弟不收賔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説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賔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

衣食賔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姧事動王王以為終不能脱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隂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刧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刼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賔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后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

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賔客皆分奉禄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内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内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

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補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閒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

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宏卲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二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佗

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名龍川令趙陀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

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稱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

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邉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邉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
習使南越迺名賈以為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
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
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
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
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
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
自娱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説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陀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陀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陀葢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邉邑粤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

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爵勇士魏臣等輔其訣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

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為介冑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内屬國之利也而相君

若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

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治反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

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爲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滙也樓船十
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
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
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
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
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
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
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陜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

波徐廣曰呂静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旦謂侍明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都徐廣曰南越之郎官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曰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

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及越東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

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濵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

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大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

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

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子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

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
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
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
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
船將軍擊吕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
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
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
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介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川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

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

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還衆其先啇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戸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四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 漢書

音義曰浿音滂沛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

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
鮮裨王長即度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
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
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
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

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
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
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
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
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
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
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

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

事即命左将軍麾下執捕樓船将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将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将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将軍并将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将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

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参為澅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荻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唊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絶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

疏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鎮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

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名為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

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

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

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宏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宏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

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犂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

應劭曰今蜀郡岷江

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六